



这是一个汉、蒙、满、回、朝鲜、锡伯多民族杂居的世界。这里有清代关外著名的息马场、有汉、旗双治的诡谲政治，有出人鬼出旅蒙商队的吴府，有血统复杂的边地男女，那黄颜色的县城，灰颜色的市区，黑颜色的煤矿，供奉千人肉粥锅的佛寺……民族文化、地域文化、宗教文化色彩斑斓，层次丰富，历史穿透感令人惊心动魄。

谢友鄞·著

嘶天

L24
1173
C1



农干院 B0058852



这是一个汉、蒙、满、回回、朝鲜、锡伯多民族杂居的世界。这里有清代关外著名的息马场、有汉、旗双治的诡谲政治，有出人出鬼出旅蒙商队的吴府，有血统复杂的边地男女，那黄颜色的县城，灰颜色的市区，黑颜色的煤矿，供奉千人肉粥锅的佛寺……民族文化、地域文化、宗教文化色彩斑斓，层次丰富，历史穿透感令人惊心动魄。

谢友鄞·著

嘶天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嘶天/谢友鄢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9

ISBN 7-02-003210-9

I. 嘶… II. 谢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4106 号

责任编辑:陶良华 刘会军

装帧设计:柳 泉

责任校对:方 群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97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插页 3

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定价 19.80 元

看法会陈旧过时，而事实永远新鲜。

——题记 A

古希腊哲学家第奥根尼，大白天举着灯，
寻找有权利称为人的人。

——题记 B



作者像

目 录

第一章	1
一 骑马的乡村政客	1
二 从马车上跌下来的女人	7
三 张抱丁给呼家做先人	14
第二章	18
四 没有过不去的河	18
五 家长里短	26
六 乡学	33
第三章	42
七 张抱丁一手托两家	42
八 吴府	61
第四章	75
九 我给乡亲们拜年了	75
十 缘缘了	88

十 一 被捕	99
第五章	106
十 二 黑囚	106
十 三 鬼差	122
十 四 混沌	132
第六章	146
十 五 官道上	146
十 六 戴起布条的人们	160
十 七 混战	174
十 八 乌龟走了	191
十 九 合房	200
第七章	202
二 十 使者	202
二 十 一 换防	210
二 十 二 马上考生	220
二 十 三 这一天	232
二 十 四 两个男人的决定	243
第八章	252
二 十 五 最后一家是故人	252
二 十 六 一举成名	264
二 十 七 跨马游乡	283
二 十 八 本饭店不受欢迎的人	289
二 十 九 你们没看见野狗吗	300
第九章	306
三 十 混小子呼大号	306
三 十 一 送肉和最高指示	321

三十二	武装押运·····	330
三十三	锅是铁打的·····	347
第十章	·····	366
三十四	呼小姐出世·····	366
三十五	红幌高悬·····	376
三十六	手上的牛皮·····	382
三十七	吴府大写意·····	397
三十八	上路·····	404
后记	·····	406

目

录

第 一 章

一 骑马的乡村政客

官道上，一个人跃上马背，马倏地悬起两只前蹄。早晨雾大，看不出他是谁，却能感觉到他对马背的冲击，感觉出他瞬间的爆发力！当他驱马走近吴府时，看清了，原来是张抱丁，一个十六岁的大孩子。

张抱丁在吴府前下马，一下子矮了。这小子个头没蹿起来，脸模子没有长开，一副歪瓜裂枣样儿。张抱丁来给吴府遛马，他自己送上门的。张抱丁没爹没娘，有的是闲空儿。太阳出来后，张抱丁仰躺在吴府石台上，把双手枕在脑后，露出抹脏肚皮，一条腿搭在石狮墩上，另一只脚尖伸进狮嘴里，拨弄活石球玩，哐啷、哐啷……听见马蹄声，张抱丁一个鹞子翻身，跳下石阶，迎客——

吴府世家旧好，民国革命党人，蒙民大队骑士，巡回法庭法官，县教育局

执行委员，北上的旅蒙商，形迹可疑的江湖好汉们，在辽西和内蒙间的跨省官道上，来来往往。他们一拨马头，便拐下官道，奔吴府打尖儿。张抱丁一搭眼就知道，马跑的近道远道，跑得急不急，该遛几圈遛几圈，绝不偷工减料。狂奔一夜的马，腿肿了，冷丁停下，疼得蹙起眉头。但蒙古马天性骄傲，主人身份高贵，它就更自尊。到地了，主人下来，它昂首挺胸，站得纹丝不动，俨然一尊雕塑。这节骨眼，马腿急剧淤血，紫青斑斑，弄不好落下残疾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！张抱丁心疼得嘶嘶呵呵，急慌慌扯过缰绳，遛起来。直到马汗落了，心火消散，张抱丁才将马牵进吴府偏门，交给马夫饮水，喂料，梳洗。

王府官衙，侯门深院，也没见过这种排场，在大门前养名小厮，专给客人遛马，客人觉得脸上有光。何况这小厮眼疾手快，人见人爱，都叫好！吴府也就认可了。

但张抱丁是吴府大门外的人。

张抱丁没有自己的马，却有骑马癖，就借马骑。大牲畜是庄户人的身家性命，主人宁愿给你当牛做马，也不肯把自家的马借给你。张抱丁把这个邪劲，拧过来了！

张抱丁跟吴府马号，借一撮子杂豆，借一撮子苞米粒。马夫以为张抱丁给自个儿供嘴，给他装满一袋子。张抱丁提提裤子，把粮袋背上肩，扔下句话：“秋后还。”

马夫伸长脖子，眼睛撵着他的后背说：“你扁长的坨没有一根，还个鸡巴！”

张抱丁背着杂粮，蹶达蹶达来到呼雨家。呼家开茶馆，前店后院。张抱丁从后门进去，把粮袋背进院。

呼雨摸不着后脑勺了，说：“这不是吴府，你走错门了吧？”

张抱丁撑开口袋，说：“过来，瞅瞅。”

呼雨伸长脖子瞧。

张抱丁抖搂口袋：“白色的是苞米，黄色的是大豆。”

“认识，认识。”

“喂草长膘，喂料长劲，喂水长精神。”张抱丁拎起粮袋，将料哗哗倒进槽里。

呼雨手忙脚乱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张抱丁用胳膊肘一顶呼雨，粮袋倒个底朝上。

马把嘴拱上来，咯嘣咯嘣咬，眼皮麻搭，耳朵扑扇，吃的贼香。

呼雨眼睛溜张抱丁，邪了！

张抱丁说：“桶呢，我去打水。”

“我打我打。”

呼雨拎来一桶水。

张抱丁说：“这水，不行。”

“好水。”

张抱丁断然道：“人喝凑合，饮马不行。”

呼雨懵懂了。

张抱丁说：“饮好水，饮透，毛细孔张开，毛皮光溜水滑，才精神。”

呼雨搓搓手，嘻嘻笑道：“刚提上来的井水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眼瞅你撅屁股猫腰，摇辘轳把拽上来的。”

呼雨巴结道：“你有眼力！我没唬你吧？”

这时候，如果进来个外乡人，准以为张抱丁是马主。

张抱丁说：“饮河水，河水活。”

呼雨哑然失笑，总不能跑出几十里地，去舀一桶河水回来饮马吧？

张抱丁说：“我带它去绕阳河。”

呼雨转过磨儿了！吃人家的嘴短，嗑嗑巴巴：“你，你……”
张抱丁理直气壮地把马牵走了。

连有面子的呼雨，都把马借给张抱丁了。形势一发不可收拾。张抱丁借左邻右舍的马，借前街、腰街、后街人家的马。你不借给他马，张抱丁就会骑在别人的马上，在你家门前耀武扬威地兜圈子，夸沓夸沓，夸沓夸沓，像鬼打墙。闹得男女老少心神不宁，悄悄嘀咕：人家能借，咱家为啥不能借？他不种地不拉车，不就是借半天一晌，兜几圈吗。心一软，便会想起这小子的好处。张抱丁是热肠子，谁家遭逢红白事，谁家盖房起院淘井，谁家从内蒙来了亲戚，从县城、市里来了客，张抱丁准给各家各户送信：咱看看去呀，帮帮手，热闹热闹，去的人多，有人缘。张抱丁好张罗，爱揽事，东奔西窜，总不能叫他“起旱”吧。乡下老话，不骑马，不坐车，光脚走道叫“起旱”。想到这儿，再抠门的人家，也得硬着头皮，推开院门，把马给这小子牵出去。

一晃，张抱丁二十岁了。一个骑在马上的人，视野开阔，心气高傲，看别人比自己矮半截。张抱丁经吴府举荐，当上乡公所所长。张抱丁是骑在上面的乡村政客了。

乡公所原来是吴府的当铺，兵荒马乱年月，散兵游勇太多。他们来当枪，当军刀，当弹药，当从死人身上扒下的血衣、军靴，你敢收吗？你不收，你敢不给钱吗？吴府开当铺，是替本乡人缓急救难的，眼下成了火药桶，吴府主人吴长安吩咐把铺子撤掉，借给乡公所。张抱丁对自己的“官邸”挺满意。乡公所成了张抱丁的家。

早晨，张抱丁推开后门，院落不大，自成天地。临街人家看重后院，这里有两畦菜圃，五棵枣树，甬路被踩得锃亮，像夯打的一堵墙躺倒在地上。院墙青石起基，泥草墙垛得人高，枯黄的草须蔓出来。墙像披蓑衣的老人，守卫着后院门。张抱丁迈上井

台，开当铺时，漂洗布料旧件，年深月久，将青石台浸得颜色浑花，阳光一照，像五彩石。张抱丁叉开脚，摇动辘轳，把桶放下去，吱扭吱扭声说不出的愉悦。灶房缸里有水，张抱丁嫌隔夜水温咕嘟的，闷气。张抱丁捧起瓦凉清冽的井水，洗脸，洗手，洗脖子。洗完，张抱丁回屋，他不像别人，盘腿坐在炕桌前吃饭，他在灶间吃。饭、菜一锅熟，锅底炖土豆，锅壁贴大饼子，蒸气窜圆后，掀开厚木锅盖，人就裹在白气里了。张抱丁像鸡一样，蹲在锅台上，锅台窄，两只后脚跟悬空。他揭下一个大饼子，弹弹金黄嘎嘎，匍匐响，一口咬下去。他捡起筷子，筷子是劈枣树又削成的，比别人家的筷子长一倍。张抱丁不用碗，锅就是碗，把筷子探进锅底，戳起半拉土豆，一仰脖儿，叼进嘴了。张抱丁吃得俯仰自如！

早饭后，张抱丁走出乡公所，去征调一匹马。官道填土铺沙，张抱丁骑上马，分派出工的人家。骑马上北山，察看昨夜有没有人偷伐林子。在吴府大院外巡视，防逾墙越院的贼。辽西边地人，既有内地汉人的狡诈，受蒙古高原雄风吹拂，又蛮勇刚烈，讼事不少。张抱丁骑着马，传讯原告、被告、一干证人。张抱丁忙屁了。张抱丁的屁股磨出茧子了！

被征调最多的，是呼雨那匹马。它浑身乌黑，四蹄雪白，有洁癖。它讨厌张抱丁身上其它劣马的气味，更厌恶张抱丁嘴损。张抱丁骑上它，就得意洋洋，唠叨个不停：“前世作孽，现世遭罪呀！你是谁？泼皮无赖，忤逆不孝，反正不是个好东西！这世托生成马，被我骑，你前世欠我的太多了！”张抱丁越说心情越好，呵呵笑起来。

说是说，张抱丁是天底下第一爱惜马的家伙。去南山巡视，下大坡时，本该把缰绳勒过马口，扯紧缰绳，马嘴肉芽嫩，怕疼，高昂起头，骑者才能坐平稳。张抱丁舍不得勒马，马扎头向下出

溜，后臀撅起，急颠乱耸。张抱丁吃力地抬起头，看见对面山崖上站只山羊，瘦骨嶙峋，胡须飘拂。山羊脚下，是百丈深渊。张抱丁一惊，缰绳松了，马前肢一滑，“扑通”跪下，张抱丁从马背上栽下去，骨碌骨碌向下滚，“咚”，脑袋撞在山石上，那声音，像熟瓜被砸得稀烂。张抱丁一动不动，眼神定住。

马一挣，站起来，走到张抱丁跟前，嗅他。张抱丁仰面朝天，气息奄奄。马用嘴拱他，张抱丁不动弹。马犹豫会儿，掉转头，要上坡，回家。张抱丁突然醒了，抬起上身，用双手薅住马尾巴。马吓得一尥蹄子！张抱丁一声惨叫，抱住下身，疼得昏死过去。

张抱丁清醒过来后，看见羊信俯身瞅他。羊信问：“你咋的了？”

张抱丁下身肿疼，裤子湿透了。他不能告诉一个羊信，他居然被马踢了。

羊信说：“我从崖上下来时，就见你躺着。”

张抱丁脸色煞白，缓上一口气后，说：“我是躺着。”

羊信说：“我寻思你睡着了。”

“我是睡着了。”

“大上午的，咋犯困？”

“昨晚我在吴府，和吴长安老先生审账本。我俩商量，县里、旗里来收税，咋对付他们。”

“哎哎，你操心大了！”羊信明明看见，昨晚张抱丁在呼家泡茶馆。“那你就睡吧。”羊信扭身要走。

张抱丁急忙招呼：“扶我起来。”

羊信搀扶起张抱丁，说：“架子真大！我背你？”

张抱丁摇摇头，把死疼咽进肚里，龇牙咧嘴，猫腰弓脊地向坡上爬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张抱丁发现有异象。以前，天刚亮，他准被尿涨醒，鸡巴挺起来，硬得邦邦的。今天小肚子憋胀，要撒尿，鸡巴却软耷耷。张抱丁连裤带都没系，来到后院，对着菜圃撒尿，使劲撒，尿流出奇的细。回到屋里，张抱丁坐在炕上，摆弄鸡巴，咋也硬不起来。张抱丁心凉了，冷汗啪哒啪哒掉，蓦地，像鬼嚎一样哭起来！他怕被外人听见，把头扎进被窝，他还是怕被别人听见，用嘴咬住褥子，呜呜呜呜，呜呜呜呜……棉被汹涌，褥子湿透了。

张抱丁三天没有出门。

第一天，他决定杀死那匹马。

第二天，他推翻杀马的决定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马主呼雨才是他的仇人。

第三天黑下来时，闯进一个女人，把一切都闹乱了。

二 从马车上跌下来的女人

张抱丁没有插门，过去住土房，没有插门的习惯。你要是插门，串门的来了，不能一推门进去，让人家砰砰敲，用拳头砸，叫人家笑话死！你以为你是吴府大院？你有万贯家产咋的？活糟了吧！乡里人会传说你封门，不交人，人家就不来了。没人上門的日子，那还有啥劲！

乡公所灯光泻出去，姑娘就是扑这亮来的。她拽开门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身子簌簌抖，手扶门框往下滑，瘫坐在一尺高的厚门槛上。姑娘仰起蜡黄脸，看见高高的柜台，心里奇怪，这是啥人家？

夜风从姑娘背后游进前厅，游进灶间，游进里屋，滑遍张抱丁光赤溜身体，胯裆消肿，不疼了。张抱丁在胸脯上摸一下，在

大腿上抓一把，是风，嗅嗅鼻子，有股女人味。张抱丁迷迷糊糊下炕，灯光跟在他的身后，拐出灶间，前厅灯火通明，张抱丁听见一声惊叫！猛然发觉，自己光着腚。张抱丁慌忙逃回后屋，把啥都穿上了，坐在炕沿上，喘，好像是个女人叫？半天，不见动静，张抱丁抖抖索索走出去。张抱丁看见，一个姑娘，坐在门槛上。

张抱丁被马踢中要害，伤病初愈，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气象，趿拉着鞋，凑上前，问：“哪疙瘩来的？”

姑娘牙齿咯咯颤：“从车上，掉下来的。”

张抱丁瞅一眼门扇外的官道，像贩卖活猪一样，夜间，人贩子拉着一车车姑娘，由南往北运。这条黑道买卖，打清朝就有了，历朝历代屡禁不绝。每年这个季节，城里流行疟疾，姑娘稀烂贱。吴长安吩咐乡公所，通告大碗乡各家各户，一律不准进城。张抱丁和乡丁们，巡查得严，但只能看守本乡本土的人，人家路过，你不能截道。流行疟疾时，人贩子车辆络绎不绝。

张抱丁去灶间，引燃火，烧一大碗姜汤端出来。姑娘坐在门槛上，吸吸溜溜喝，额上渗出汗粒，脸蛋泛起红晕。

张抱丁问：“你发疟疾了？”

姑娘打个饱嗝，肩头耷拉下来，说：“没。”

断

“你没病？”

“没病。”

天

张抱丁不信。

姑娘说：“我折腾一道，趁黑，从车后滚下来。押车的寻思我不行了，就没捡。”

张抱丁问：“家是县城的？”

“嗯哪。”

“天亮后，我截个车，捎你回去。”

“没家了，我爸我妈闹疟疾死了。”

“那还有房子家产。”

“我把自个儿都卖了，给爸妈发的丧。”

张抱丁发呆，蹲下问：“你叫啥名？”

“张婉玉。”

“多大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张抱丁心里掂量，她不会走了。在这个时期，什么都能捡，就是不能捡人，这事得报告。张抱丁想起，自己是乡公所所长，还能报告谁？就报告自己了：

她住下行吗？

这是乡公所，不是住家。

要是个女犯，不得“住”在这儿吗？

那，就住下吧。

张抱丁问：“你能起来吗？”

张婉玉手抓门框，一点点站起来。张抱丁领她来到西屋，炕上，枕头凹陷，被筒空着，有一股男人和牲畜的混合味。

张婉玉轻声问：“我婶呢？”

“啥？”张抱丁没反应过来。

“就你自个儿？”

张抱丁心里苦笑一下，“我婶”？他比她大不了多少，她把自己降一辈儿，她防他。

张抱丁冷声道：“你先住这儿，起早走。”

张婉玉脸一红，明白伤了他，没敢吱声。

张抱丁去东屋，东屋是囚屋，地上有草垫子，露花的破被褥。在大碗乡地面犯案的人，临时收审，拘押在这儿。轻犯，找到保